

北大三題

◎ 齐海滨 著

法律人生

商
務
印
書
館

法律人生

北大三题

◎ 齐海滨 著



商务印书馆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法律人生: 北大三题/齐海滨著—北京: 商务
印书馆, 2012

ISBN 978-7-100-09327-9

I. ①法… II. ①齐… III. ①齐海滨—自传
IV. ①K825.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68165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法 律 人 生
——北大三题

齐海滨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市 艺 辉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978-7-100-09327-9

2012年11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2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0 1/4

定价: 33.00元

目 录

1	鄱阳湖畔小松岗	
	——记我与外法史年会的一番因缘	001
2	我的北大，我的沈老师	018
3	一个篱笆三个桩	
	——应北大法律系 78 级博客征文而作	057
4	空音	
	——纪念那些远行的朋友	085
	一、断瑶琴	086
	二、生活在光里	092
	三、这代人完蛋了	098
	四、长歌唱罢风入松	104
	五、青气抱与金情怀	110
	六、理性度盘	116
	七、君子以自强不息	122
	八、丧钟为谁而鸣	127
	九、BRILLIANCE CHINA	132

十、会思想的芦苇	137
十一、愿轻举而远游	141
十二、魂魄见中华	147
十三、我只信我自己	152
5 黄桷树根深叶茂	
——忆我和几位已故师长的过往	157
一、一船朗月下瞿塘	158
二、心泉烛泪俱干时	165
三、我有变徵歌	170
四、精神的魅力	175
五、人间忧乐此心同	181
六、山松非比闲花草	187
七、落日照桑榆	193
6 Hi, Girls, Lets Go!	
——为北大法律系 86 级 2 班同学 20 年 聚会而作	201
7 Reunion	
——写于毕业 20 周年	226
8 Proclaim Liberty	
——为沈宗灵老师执教 50 周年而作	246
9 寻找童年	
——记一次旅行	272

10	予人玫瑰，手有余香 ——纪念一位朋友	295
11	张文显二三事	301
12	红叶隔年	318
13	我们为母校留下什么 ——致北大 77、78 级全体同学	325

330

跋

1 鄱阳湖畔小松岗

——记我与外法史年会的一番因缘

差不多三个月前，也就是 2011 年 10 月下旬，在海口举行的全国外国法制史第 24 届年会的闭幕式上，会长何勤华教授向与会者郑重发出征文邀请。外法史学会成立于 1982 年，很快就是它的而立之年了。学会的 30 周年纪念事项中，计划出版两本文集：一本是论文集，一本是散文集。我当时就和邻座的刘艺工教授说，我倒是可以写一篇。艺工立表赞同，说他也考虑写。接下来在上海参加西方法律思想史的年会，见到主持统稿的李秀清教授又说起这件事。秀清恳切地说，齐老师你一定要写的。于是在从上海回武汉的火车上，我就在心里大概钩稽了一下，觉得确实有一些可以写的东西，打算回去后尽快完成。

然而后来一连串的琐事使我顾不上这件事了。其中一件

最要紧的事情，是办理社保手续。我自 2006 年底回国在华中科技大学教书已有 5 年，一直是签订特聘合同，不属学校人事编制。年内我被北大人事处档案室告知，北大方面已经在一年多前把我以及类似情况其他教师的人事档案移交给劳动人事部的人才中心，而劳动人事部前时发通知说，补交养老保险的手续截至 2011 年底，我的户口所在地北京市海淀区又进一步规定截止期提前两周。我是 1969 年下乡到北大荒农场，1989 年出国，两年半后接到北大的一纸通知。这样我的档案工龄是 22 年半，需要补交 1992 年以后的养老保险，这样退休后才有所保障。我在武汉工作，户口仍在北京，办理这些手续不但两地数次往返多有麻烦，还要急急忙忙筹措一大笔钱。所以一直到年底前，除了日常工作以外我基本上都在操心这件事，而到了年底我与华科的合同也期满了。网上有好事者用旭日阳刚的著名表演将汪峰作品做了戏仿：“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你把我放在，那新闻联播里。”看到这样的段子，心有戚戚焉。我当然不想到了那一天被这样放在新闻联播里。不过我也知道，经过廿余年山水流转，我和农民工实际上只是工种不同，身份已差不太多。

可想而知，这样一番折腾下来，就很难有情绪来勉强写什么纪念文字了。转眼到了寒假，看看邮箱里关于截稿日期的邮件，又觉得不写也不好。毕竟，当初是想写的，是有感而发的；又毕竟，回国 5 年来与外法史年会结下的一番因缘，

对于我确乎有着某种特殊的意义。于是就给秀清打电话，询问可否宽限一下，得到秀清厚待，这才重新开始整理那些被社保、合同等等消解于无形的情绪，希望能写出一篇差可对得起初衷的纪念文字。

说到我与外法史年会的结缘，首先应该感谢我在华科的同事李红海教授。那是在 2007 年 10 月中旬的一天，红海在学院门口见到我，热情邀我和他一起参加下旬在江西南昌召开的第 20 届全国外法史年会。那次会议的承办方是江西财经大学。红海邀我同去自有他的考虑，他想在会上争取把下一届年会拉到华科举办，因此希望我能帮他做一下何勤华、贺卫方和高鸿钧这几位正副会长的工作。我对红海的邀请颇有沉吟。我那时正在给研究生上比较法总论这门课，而据说国内不少院校原来教《外国法制史》一课的老师，都已经把课程改称为《比较法》了，所以我去开会也不能说是师出无名。不过我那时刚从浙大开会回来不久，在长三角跑了一大圈之后，身体有些疲劳，不想出门了。红海鼓动说，齐老师你回国后还没见到这些人吧？这是个好机会，南昌离武汉又不远，你也不需要提交论文，就当去看看老朋友吧。看我有些心动，红海又趁热打铁说，外法史年会一直都有会后考察的传统，这次是去庐山。

就是这最后一句话，如同电光石火在我脑中猛地闪射了一下，也如同废弛已久的古琴被怦然拨动，音尘四散。它使

我想起1990年春天的一件事。那时我在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做访问学者，大概是4月间，从图书馆的报上读到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先生归葬鄱阳湖畔共青城的消息。我当时以此为题写了一首词，连同一年前悼耀邦去世时写的另外一首，合为《江城子二首》（写此文时，我又上网查了一下，资料记载耀邦骨灰于1990年底归葬鄱阳湖畔，可是我那首词的确作于4月的洛杉矶加大校园，而年底时我分明已到了耶鲁）。其词如下：

“国中不可无耀邦。是天良，是人常。更是青春热血总飞扬。终日乾乾惟吐哺，偏少个，铁心肠。 凄清小雨泪沾裳。自悲凉，自徜徉。夜半无声星斗看微茫。何意天公心似铁，劫未尽，路犹长。”

“人生风雨百回尝。好儿郎，试刚强。天纵老夫能发少年狂。海祝一篇惜未赠，君去矣，愿难偿。 青山绿水自还乡。小松岗，伴身旁。日夜涛声流爱入长江。约得来年湖畔去，歌一曲，唱浏阳。”

是的，约得来年湖畔去，此其时也。打定主意我问红海，会后从南昌去庐山的途中，是否将去共青城耀邦陵园呢？红海说不知道，会议通知里没有说。于是我对红海说，好的，我去开会，我料定东道主江财很可能安排我们去那里，倘若

万一不安排去，那我就不跟大家一起上庐山了，自己去谒访耀邦陵园。这样，我就如期和红海一起坐火车去了南昌。

10月下旬的赣北，正是王勃《滕王阁序》所描状的时节，看着车窗外沿途展放的三秋景色，心中纷至沓来的便是那些少时名句了：“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时维九月，序属三秋。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云销雨霁，彩彻区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彼时一路心境之旷达，可想而知。我上一次到南昌还是在1976年的夏天，那时“文革”正处于强弩之末的最后一幕高潮，欲访滕王阁也空有遗址。30余年过去，变化当然是很大了，有诗如下纪之曰：

“滕王阁外抚河边，月下涛声不纪年。

我借秋风拂赣水，红尘欲洗认前笺。”

偏偏事有凑巧。我们报到的当晚红海就接到家里电话，说孩子突然生病，情况听起来还很严重。红海焦急犹豫了一夜，第二天还是决定赶回去，匆忙间拜托我代表学院完成下届东道主需要履行的职责。于是我就这样被强赶着鸭子上架，莫名其妙地在会上代表华科法学院亮相了。所谓亮相，大抵就是在会议闭幕式上代表我所在的学院循例致辞。其实红海到南昌后很快就跟学会方面协商好了，下一届年会确定在华

科举办，似乎没有遇到有力的竞争者，也就根本无需我出面帮什么忙，所需只是最后上台说一番话、表一个态而已。

我那时刚回国不久，既不了解国内办会的一般情况，也不知道在这种情境中该说些什么例行话，本不情愿做这件事，却又无法推脱。红海临走时，跟我只交代了一件最重要的事项，即关于会后考察。他已经向学会提出了一个非同小可的项目：去神农架。我当时就对红海说，你这张牌一出，那就谁也没办法跟你争了，问题是真的可行么？他说行前已跟院领导谈过了，得到大力支持的承诺。于是我在致辞时，也就按照红海的托付这样讲了。

其实除了循例表态以外，想来我的致辞多少也还是有一点个性之处，主要就是跟外法史专业套了一番近乎。我先说了自己当年报考北大填的志愿不是法律，而是历史系世界史专业，那是因为年少读书时受培根影响所致。在北大法律系时教我们外法史一课的是孙孝堃老师，令我印象深刻。我还讲了一个关于我和由嵘老师的故事。那是1982年春夏我们78级毕业之前，学习委员邵景春拿来一份由各教研室合拟的数百个毕业论文题目供同学们备选。看到其中有“试论伊斯兰法的本质与特点”一题，大家面面相觑愕然不知所云，因为我们上过的外法史课并无此内容。于是姚红提议让我接招，诸人一阵揶揄后，我也就势领受下来。表面看，好像是演了一出道旁儿杀马，其实是我自己被这样陌生的题目引发了好

奇心。

论文指导老师是由嵘教授，他说非常高兴终于有学生愿意选这个题目，因为它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同时也告诉我难度甚大，尚无可资参考的前人研究基础。那时候北大图书馆里能够查到的相关资料也很少，论文做得确实很困难。偏巧这时候我在海淀镇上理发又感染上严重的角膜炎，眼睛肿得差不多有一个月时间无法看书，以致不得不拖到最后一刻才交论文。记得我是在截止日的晚上6点钟把论文送到由老师在蔚秀园的住所。后来由老师告诉我，他是在晚饭后大约8点开始读论文，阅完已是午夜。因吃惊于论文的质量和水准，老师兴奋激动得无意入睡，在书桌前一直等到天蒙蒙亮，迫不及待地拿着论文穿越校园，一路摸到我所在的宿舍楼层。当时我们宿舍里6个人都还没有起床，朦胧中听到走廊里有人问齐海滨住哪一间，有起得早正去洗脸的其他宿舍同学回答说是329，很快宿舍门被推开，由老师进门就问齐海滨是哪个床，我赶紧坐起来，由老师一把掀开蚊帐在床沿坐下，很激动地说，你的论文很精彩，本科论文写成这样真是难得，我看了以后一夜都没睡觉，一定要来祝贺和鼓励你，听说你要跟沈宗灵老师读研究生了，我也要祝贺沈老师。那番情景，不但令我大为受宠若惊，也强烈感染了几位室友。当年的北大师长就是如此以身立范，今天回想起来，犹觉感人至深。

当然，除了闭幕式上的致辞，我也不是只在会议上做了

看客，我记得是发了言的，也见到了不少旧雨新知。那次是第20届年会，主题是“混合的法律文化”（据说是相承于前一届年会的主题“多元的法律文化”）。我很注意地听了学者们的发言，并且在湘潭大学夏新华教授发言之后，针对他所提出的“三个法系说”主动作了评论。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我当时具体说了些什么，大略是提到了已故哈佛教授亨廷顿关于三个文明的理论，并以之作参照，讲了一些新华观点的可观可取之处和需要谨慎之处。在我发言后，会务人员给我送来一张字条，居然是多年未见的吉林大学邓正来教授写给我的，说他刚进会场，正好听到我的发言，把他原本想说的话说了。于是赶忙在会务人员的引领下找到正来，将近廿年不见，正来外形已非昔日倜傥青年，相见别有一番感慨。会上还见到了日本教授铃木敬夫的女儿铃木光，我和她回忆起20年前在北大与铃木教授相见的情景。我告诉她，我还保留着当时和铃木教授一起赴沈宗灵老师家宴的照片，彼此又是一番唏嘘。

要说我在会上最有意义的收获，应该是结识了许多年轻一代的优秀学者，特别是令我甚感耳目一新的70后学者。其中印象最深刻的，当属郑州大学的苏彦新教授，尽管彦新不属70后。记得第一天开会时刚入座，坐在我前排的彦新回头打招呼，红海向我作了介绍。接下来，我就不断发现彦新的言行散逸着独特的学术人格魅力，和我以前熟悉的崔之元有

些相类，这对于我是一种新奇的感受，惊叹我们法学界也可以出这样博览群书惟知是求的认真学者。会后回到武汉不久，我的研究生魏宇来找我，说德国学者茨威格特等人所著的《比较法总论》国内只见贺卫方等人翻译的第一卷，他想找第二卷来读，却遍寻不着。我说那你来得正好，我给你介绍一位刚结识的老师，就是你们河南人，他肯定有第二卷。联系彦新后，不日就收到从郑州快递来的该书复印件。我感慨系之。

外法史会议上还有更多年轻的博士生们，其中非常引人注目者，是被我称为金童玉女的来自北大的两个年轻人于明和胡娟，他们是从华政考过去的一对恋人，分别师从苏力和卫方，于明还恰好是南昌人。有趣的是，在庐山脚下的白鹿洞书院里，正来在众目睽睽下于圣人塑像前大行叩拜之礼，胡娟见状很认真地对我说：齐老师您千万别也这样做啊，要不然我们可直接受不了。我连说你们放心，我绝无此意，我这辈子都没有磕过什么头，心里有谱就是了，当然我能够理解邓老师。

未出我之所料，会后东道主江财安排的考察项目中果然有耀邦陵园，而且是第一站。耀邦陵园所在地为鄱阳湖畔的德安县富华山，位于南昌市东北 70 公里处。数年过去，尽管留有照片为证，我对陵园的形制景观却真是别梦依稀了。印象里，只是觉得陵园的展室内外风格似乎不甚协调。外部的

景观构筑颇具匠心和气象，室内展品则过于疏简，而且几乎不见实物，但是来访者也不难理解此间隐衷。我细细看完展览，却找不到可以题词留念的地方，于是向管理人员询问。经过好一番周折，拿给我一本很大的绢面红底纪念册和一管黑色的题词笔。我展开纪念册，伏案写下了这样一首七律：

“鄱阳湖畔小松岗，万里来归祭意长。
是改革家真赤子，惟人道者自贤良。
民非刍狗仁须尽，身乃坭埴火任伤。
廿载去思天亦老，连天秋水弔甘棠。”

显然，我这样做是占用了参访时间，很怕同行者中啧有烦言，然而使我感动的是，大家不但并无表现不耐者，反而有不少老师聚集一旁静观，秀清等人还抓拍了照片。我当时就暗自感慨，这既是人同此心的自然证明，也恰是外法史学会会员们史家手眼的本能展露。离开陵园，我长舒一口气，一个积念了18年的心愿也终于完成。我想到鲁迅先生《为了忘却的纪念》中开篇的那段话。但是我也反问自己：我是否真如作者那样“很想借此悚身一摇，将悲哀摆脱，给自己轻松一下”呢？我不确定。

回想起来真要感谢那次会议的东道主江财，或许是因为回国后的先入为主印象，也或许本就得益于历史积淀人文荟萃的庐山，像那样组织安排得几近完美的考察活动，以后数

年间我再不曾有幸遇到。三辆大巴如此载着百余学者，一路浩浩荡荡，走过了庐山脚下的白鹿洞书院，而后盘旋上了庐山。我在白鹿洞也有一首五律诗纪游：

“匡庐头白处，鹿角挂林泉。
往圣学如缕，生民命即天。
山青多种树，柳老再吹绵。
深谢汤因比，遗思启后贤。”

在庐山则真是留下了墨迹，却可惜不出自我本人：我看到芦林一号院山前一卖书画者有文房四宝，便想自己写来，但是人家不干，非要以百元价代写。我只好把自己刚成的一首七律诗《登庐山》请他写在一幅横轴上，再买下以为纪念，诗曰：

“芦林池畔有神仙，每缚睡裳舞几旋。
萧瑟秋风飘海日，依稀别梦绕桃源。
焚坑法术翻新妙，革命庖厨烹小鲜。
革命不知何处去，浪淘千古大江边。”

很遗憾，由于我还要依约赶往合肥的中科大，只在庐山小住一夜，次日清晨便下山赶早班火车离开了。不过，那一晚在庐山和我聊到深夜的江财研究生廖鹏，一个做会务的热情